

附錄

訪談內容彙整

一、人格特質問卷題項及受訪者回答內容

問題一：處理新聞的最大動力是什麼？

何世煌：「處理新聞的最大動力就是賺錢而已，最主要是要過活。至於要帶給觀眾最新最快的新聞，程度上只有一點點而已」。

陳昶佑：「處理新聞的最大動力大部份是來至於組織的要求，很少有出自於我自己的動力，因為不做的話可能被處罰，賺錢也是動力，但非處理新聞的最大動力」。

陳昌隆：「因為我自己是知識取向，做國際新聞有很多機會可以接觸到很多不同的東西，對新聞事件感興趣，這是最大的動力，從事新聞工作的使命感也是動力」。

林治平：「新聞做久了之後，第一是興趣，再來是責任感，可以從工作中找到樂趣，主管也是動力之一，如主管的信任」。

朱小明：「興趣當然是有一定的程度在，沒有興趣也沒辦法做那麼久，工作有一定的變化性，不會每天都做一樣的工作」。

陳正杰：「新聞是個很特別的行業，可以影響政府政策、人性思想的行業，認為是很有意義的工作，從事新聞工作要有使命感」。

問題二：和社會互動情況如何？

何世煌：「做平面的人只能從報量去看你做的新聞有沒有人在看，網站可透過點閱率、電視可透過收視率，個人和社會互動情況是間接的。」。

陳昶佑：「我們翻譯新聞這種東西，有時候會到專業領域的網站或PTT看一

下讀者反應，我翻譯的好或不好，因為我們等於是外行在看內行，要學習、模仿專業領域的說法」。

陳昌隆：「一般人對國際新聞比較忽略，非與自身切身相關的新聞很容易被忽略，在當下可能會有跟社會脫節的感覺」。

林治平：「我接觸到做編譯工作的人，一般比較內向低調，和社會互動比較少」。

朱小明：「當我們在接觸國外新聞時，事實上它是比國內領先的，像是醫藥、科技，可以接收到最新的資訊。讀者看完一篇報導後，有的人會打電話或e mail進來反應，透過新聞來跟社會民眾(專家)互動」。

陳正杰：「新聞行業並非處於真空，別人看了以後會有想法，然後採取行動，我們在意每一篇文章寫好後有人看，我們盡到告知的責任，希望讀者可以學到新知，謝謝這個翻譯或寫稿的人」。

問題三：對新聞與社會責任和意義的看法如何？

何世煌：「由於每個人看法不同，但基於告知的責任與新聞的理念，要客觀報導」。

陳昶佑：「讀者接觸國外新聞要透過編譯人員所翻譯的東西，有的人英文能力不好，因此編譯人員寫的好或不好直接就會影響讀者，甚至誤導讀者」。

陳昌隆：「選擇新聞的時候會考量此則新聞對台灣社會會有什麼影響、有什麼關係，如果選擇醫藥新聞是不是所有人都關心？」。

林治平：「現在炒作風氣很盛，與傳統新聞告知的責任大有不同」。

朱小明：「社會責任還是有啦」。

陳正杰：「社會責任非常非常重要，新聞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，讓民眾知道問題的各個面向，掌握充分的資訊才能夠做明智的決定」。

問題四：個人態度是消極或積極的？

何世煌：「個人會選擇留下來就是積極，現在環境改變了，並非要一直做到公司不見，在個人可以自由移動的情況下，會選擇留下來態度就是積極的」。

陳昶佑：「這個問題要看面向而定，比較專業的領域，態度是積極的，想要模仿專業領域的說法，有時間壓力時亦會影響個人態度是消極或積極的」。

陳昌隆：「現在做新聞態度是積極的，要從各方面去找線索，每天都在想怎樣做出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，而像是NHK有什麼我們就報什麼，這是消極的」。

林治平：「這跟年輕有關，年輕時比較有衝勁。科技發達後工作負擔應減輕，但事實上正好相反，工作負擔變更重，彈性疲乏」。

朱小明：「個人態度是消極或積極的，一半一半，純粹國外發生的事情我們只進行翻譯，當碰到感興趣的，我們會深入研究」。

陳正杰：「需要積極的去找新聞、把新聞做好」。

問題五：對於未來(發展)的看法？

何世煌：「慘！編譯人員薪水愈來愈低，人員一直在裁減，但不會消失。看不出此行業有何願景，只有幾個人升的了官，發不了財」。

陳昶佑：「在中央社的長官都鼓勵編譯要去當記者，編譯當不久，我個人覺得編譯需要花三、五十年來磨，每個職業都有其發展，可以獲得許多專業知識。即使不當編譯，外面的公司也是需要翻譯人才，尤其是對中文的翻譯」。

陳昌隆：「編譯不是只做編譯的工作，有時候也需要做其他的工作，除了日常工作外，也需要做一些轉型的工作」。

林治平：「在新聞方面可能不樂觀，大家抄來抄去不願意出成本，而中國大陸的競爭也是新趨勢，大家都轉到大陸去發展，單純的翻譯工作還是有市場」。

朱小明：「編譯的定位就是這個樣子，很難有大發展」。

陳正杰：「需要做出特色，但基本面要照顧好，如增加醫療衛生、娛樂方面的新聞，必需做的很好才有發展」。

二、工作特性問卷題項及受訪者回答內容

問題一：對於工作時間與工作內容看法？

何世煌：「工作時間不合理，所有的傳播工作都是在躲避勞基法。」。

陳昶佑：「一天工作七小時是差不多的，這七個小時是完全都在做事，即使不寫稿也是在緊盯新聞的發展。在某種程度上，工作時間與追求完美兩者不能並存，因為慢工出細活，在修飾的地方需花很多時間」。

陳昌隆：「要準時上下班幾乎不可能，我除了編譯外，還要處理節目，其他的編譯要正常上班有可能，通常都是延長時間。工作修飾方面，內容沒有處理好則一定要做到最好為止」。

林治平：「工作時間有愈來愈長的趨勢。工作時間要長、量多、質精，這都是相互排斥的事，現在工作要求愈來愈多，不像以前只是單純的翻譯，工作變得更複雜」。

朱小明：「工作時間不固定，這是習慣問題，習慣工作時間很趕就沒問題了」。

陳正杰：「工作時間不固定，工作很辛苦，這是樂趣所在，對新聞要有很高熱忱，要了解新聞的使命，從事新聞工作的編譯，不只要譯還要會編」。

問題二：對新聞事件與參與者的看法如何？

何世煌：「我感觸最深的就是921地震，我們都是在台北看電視，只聽到傷亡數字沒什麼感覺，所以只是站在旁觀者，很遠的旁觀者角度。」。

陳昶佑：「前陣子俄羅斯葉爾欽去世，編譯只是站在旁觀者的角度，甚至旁觀者再旁觀者，比在電視前看報導的觀眾距離更遠，要想著自己在現場用自己的話說出來」。

陳昌隆：「有時候國際新聞事件自己也是參與者，如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，不是直接參與也是間接參與，臨場感可能比較不足，要把新聞做好一定要有參與的心態」。

林治平：「編譯確實跟新聞事件距離比較遠，也沒有實際的互動及臨場感，可能跟現實有隔閡」。

朱小明：「通常翻譯國外的東西比較會事不關己，旁觀者立場，離我們有一段距離」。

陳正杰：「有些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們希望自己在現場，但有些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們慶幸自己不在現場，重大事情發生時，會設身處地想著自己在現場」。

問題三：新聞價值觀如何？

何世煌：「現在的報紙報導要跟著電視台走」。

陳昶佑：「我們的新聞價值觀是跟著國際通訊社在走，沿襲國際通訊社價值觀作法不好，應開拓自己的視野，應該這樣說，國際新聞編譯自己也不長進」。

陳昌隆：「新聞價值觀跟著國際通訊社走是正常的，除非是自己對新聞事件有深入的了解，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，才有辦法用自己的價值觀完整陳述」。

林治平：「傳統上我們是跟著國際大通訊社在走，不免會受到西方觀點的影響，現實上是這樣，有人想用自己的觀點來報導，事實上是很困難的」。

朱小明：「現在因為網路比較發達，所以新聞價值觀跟著國際通訊社走有改善，以前資料來源只有幾家外電，所以只能接受這樣的觀點」。

陳正杰：「現在我們會從台灣的角度去看事情，訊息來源比較多元，不見得會被國際通訊社牽著鼻子走」。

問題四：認為工作不可取代嗎？

何世煌：「沒有人是不可取代的，工作隨時有可能被取代。例如：方念華從T台離開，之後又回去T台，T台還是活的好好的」。

陳昶佑：「當然不是！現在英文好的人很多，英文好一點中文也好一點，就可以當編譯，是一個可以經過訓練的工作，人可以被取代，但是工作不可以被取代」。

陳昌隆：「我覺得編譯工作隨時都會被取代，稍為英文比較好的人都可以來做編譯工作，差別在於處理新聞的態度，對我而言，我拿到新聞稿時不會照寫，會加入自己的判斷，如何去詮釋才能讓一般人更了解這個事件」。

林治平：「編譯工作有其存在的價值，主事者可能覺得不重要，在出事時才覺得重要，編譯工作不是一般人能做的」。

朱小明：「編譯工作不可取代，編譯工作不是純粹的翻譯，包括你的知識、觀點及經驗等」。

陳正杰：「你做好就很難被取代，做不好必然被取代，需要虛心去學習累積經驗」。

問題五：對自己本身所從事工作之看法。

何世煌：「想趕快跳槽，跳到公務員。因為這個工作會愈來愈少，價錢被愈壓愈低，原因是台灣對國際新聞的不重視，會英文的人也愈來愈多」。

陳昶佑：「編譯工作是否有前途要看個人，現在是國際化、全球化的時代，跟我們有距離的國際新聞會愈來愈少，但是全球化的新聞會不斷出現」。

陳昌隆：「編譯不是只在做翻譯的工作，生活化新聞會愈來愈受重視，如醫療保健新聞，新聞選材要多注意」。

林治平：「我所了解的做編譯的人對升遷都不是很在意」。

陳正杰：「新聞工作很有意義，光是把新聞帶給他人，就是件很好的事情」。

三、工作滿足問卷題項及受訪者回答內容

問題一：內在滿足—一個人對工作的看法。

何世煌：「我翻譯的好，寫的有人看，那就好了」。

陳昶佑：「工作的成就感在於了解一個知識，剛進中央社時覺得很好玩，有自我學習的機會」。

陳昌隆：「我對於這個工作還滿有興趣的」。

林治平：「這是要經過比較的，有跟外界比較才有刺激，不會那麼封閉，有反省跟進步的空間」。

朱小明：「某部分滿意，某部分不滿意。滿意的部分是我盡最大的努力把新聞寫好，另一方面，新聞的取材會受到環境、報紙的影響」。

陳正杰：「新聞工作對我個人而言是很有意義的，是我做的來的，勝任愉快的」。

問題二：外在滿足—個人對升遷、報酬與獎賞看法。

何世煌：「有就好了，沒有就待著，可遇不可求，並不是不在乎，只是要我去爭，覺得很麻煩，不會以嫉妒的心去看別人，而是羨慕，有資格、有能力者來當主管，ok啦!即使年紀比我小或是女性也沒關係」。

陳昶佑：「在這個組織要升遷滿難的，薪水還可以接受，編譯是有苦勞沒有功勞，外在滿足沒辦法追求」。

陳昌隆：「每天工作時間那麼長，薪水也沒有特別高」。

林治平：「我個人是沒有那麼在意，就我接觸到的很多編輯對升遷沒那麼在意，不一定要去做主管的工作」。

朱小明：「升遷方面，做編譯的機會比較少，我們報社還是會有一些獎勵」。

問題三：一般滿足—對工作環境、同事及組織、主管與上司關係的看法。

何世煌：「老實講中央社的工作環境很好，個人實體擁有的坪數很大。同事之間關係還好啦，組織本來就是沒錢，真的要緊縮薪資也是無可厚非」。

陳昶佑：「中央社這個單位還不錯，我滿重視工作環境的氣氛，氣氛會直接影響工作效率與成果，同事也很重要，有時需請教之，同事關係也不錯」。

陳昌隆：「一般滿足還好，我滿注重工作環境的，有時候滿難理解為什麼長官要這樣要求，對我們而言是在為難我們，根本找不到這些資料，做出來長官也

不滿意，整天只是在應付長官的要求」。

林治平：「編譯工作的環境很單純，同事間相處很容易、編譯的自主空間滿大的」。

問題四：環境快速變化的影響(包括文化變遷、對未來期望和滿意與不滿意的最大原因)。

何世煌：「文化變遷方面，所有人都在鼓吹國際觀不足，事實上不是這樣，學生注重考試的東西，對於國際新聞不了解是正常的」。

陳昶佑：「如果是指換主管的話，因為每個人的觀點看法不同，所以要求不一樣是正常的」。

陳昌隆：「對於現在的工作覺得還過的去，未來會怎樣不曉得」。

林治平：「新聞機構受到政治的影響滿大的。像我們這種中年的與年輕的對新聞事件的理解就有差異，有隔閡。不滿意工作受到外在或行政的影響」。

朱小明：「不滿意國內新聞和國外新聞的比重，長久以來，國內新聞都是佔比較大的比重」。

陳正杰：「滿意的部分，現在由於網路的發達，做編譯比20年前容易多了。不滿意的部分，有些同事沒有意識到新聞工作的使命，這問題一直都存在，這是主管的責任。期望部分，就是多做幾條好的新聞，有意義的、讀者想知道的，盡量去滿足」。